

□岁月深处 ■刘力

快递三缘

书桌一角总堆着叠得齐整的报刊样报。从前总是在传达室里取随信寄来的样报,而今快件则是跨越山河速递飞来,那些身着蓝黄工服的快递员身影,成了生活中温暖的注脚。秋风又起,忽然想说说这些年与快递小哥的三段缘。

第一位是袁师傅,五十上下,个头不高。首次送件,他放下包裹就走,次日又来电话:“您昨天的件是到付,我忘了收钱。”我转钱后,电话里传来他喜悦的谢谢声,还补了句“我以为你不会给我了哩”。

后来,袁师傅总把快件直送我办公室。记得那个三伏天,他汗流浹背,工服尽湿。我拉他稍坐喝水,问起辛苦缘由,他轻声说:“上有三老,下有两孩读中学,不拼命跑不行。”

那以后,我常留他歇脚,偶尔递根烟,听他絮叨几句。他总喊我“刘总”,我让他叫“刘哥”。他眼眶微红地说:“你肯跟我们多说几句话,真好。”后来,他爱人住院缺床位,我打电话帮忙协调,去探望时还带了水果。他握着我的手反复念叨“救命之恩”,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我退休后,袁师傅仍坚守原线路。每逢有我的快件,他必亲自送来。有一次,我在街边散步,他骑快递车远远瞧见,大声喊住我:“刘哥,好久没见了。”说着还塞来一根冰棒。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,我在那冰棒透出的凉意里,竟品味出一颗朴素热忱的心。

第二位是小周,第一次联系我时,他急得声音发颤:“你的电话留错了,我找了好几个小区才联系上。”送件时,我见他穿着白T恤,戴黑框眼镜,不像快递员,倒像刚从图书馆出来的学生,一聊方知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我请他稍坐,还打电话给邮局表扬了他。

没几天,小周送来信件,还拿了叠风光明信片,说是伴手礼:“公司在员工会上表扬我了。”说话间,他的目光扫过我书柜里的考研资料,小声问,“能借我看吗?”原来他考研落榜,没敢跟远方的父母说,便独自在城郊租了间小屋,白天送快递谋生,晚上挑灯复习备考。

此后,送快递成了“换书时间”,他夹纸条问知识点,我在上面批注。他常在微信里说“耽误您时间了”,我也常回他“我当年也这样”。其实是他的行动感染了我,如今肯放下身段踏实吃苦的年轻人真的太少了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退休前夕,小周在电话里声音透亮地说:“我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了!”我很高兴,便与他聊起了我在武汉学习和生活的过往,叮嘱他有困难找我。小周只送了一年多快递,如今正读研二,我们常微信聊天,成了忘年交,只是“请他吃饭”的诺言至今也没有兑现。

最后是柳小哥,二十出头,我在退休后才认识他的。一次他打错电话,接电话的人与我同姓,且没说清。柳小哥便误以为我拒收。接到快件时,我看着“拒收”标签有点气,说了几句,柳小哥低头走了。半小时后。他来敲门,退了多收的两元快递费:“叔,看错了,多收了您的钱,对不起!”

我这才认真打量了他。他眉眼周正,模样挺英俊的。我的气也消了,对他说:“诚信是对的,以后要细心核对信息,多问问,可以少走弯路。”他深深鞠了一躬,起初想着投诉的我早已打消了念头。

我们加了微信,他在送件时总通过微信提前确认时间。次数多了,我邀他进屋喝茶吃水果,他起初很忸怩,后来也会接过纸杯,尝片水果。有次他小声说:“没读好书,只能送快件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把活干好也很了不起,行行出状元。”他听后眼睛亮了亮,挠挠头,又去送快件了。

前不久,柳小哥在电话里告诉我,他当了组长,收入也涨了些。我笑着回复他:“是你自己努力所得,你行!”看着他稳步前行,我满心都是欣慰。

与三位快递员的缘分,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全是日常里的细碎,却像温热的石子投入心间,漾开层层暖意。

社会本该如此,没有太多惊天动地,更多的是袁师傅、小周、柳小哥这样的普通人,他们为生计奔波,为梦想执着坚持,始终守着心底的本分与真诚。正是这些平凡人的温度,让寻常岁月在时光长河中沉淀出永不褪色的温柔与光亮,格外动人,余韵悠长。

□时令物语 ■钱续坤

时至小雪尽诗情

伴随着新一轮降温,11月22日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——小雪。《孝经纬》云:“(立冬)后十五日,斗指亥,为小雪。天地积阴,温则为雨,寒则为雪。时言小者,寒未深而雪未大也。”

之所以叫小雪,是因为“雪”是寒冷天气的产物,故以“小雪”比喻这个时节“气寒而将雪矣,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”(《群芳谱》)的气候特征。也正因此,小雪最是讨人喜欢,读来有幽意,写来有清意,品来有诗意。

中国古人将小雪分为三候:“一候虹藏不见;二候天气上升,地气下降;三候闭塞而成冬。”其意为,天空中的阳气上升,地中的阴气下降,导致天地不通,阴阳不交,所以万物失去生机,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。

既然天气严寒,蜗居家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,如果能邀约三两好友低斟浅酌,闲叙过往,那最是惬意不过。唐朝诗人白居易对此体会最深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(《问刘十九》)。这首诗

没有深远寄托,没有华丽辞藻,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谊,表现出温暖如春的诗情。与白居易深有同感的还有诗人徐铉,其《和萧郎中小雪日作》云:“征西府里日西斜,独试新炉自煮茶。篱菊尽来低覆水,塞鸿飞去远连霞。寂寥小雪闲中过,斑驳轻霜鬓上加。算得流年无奈处,莫将诗句祝苍华。”同样是“新炉”“煮茶”,心境却大相径庭。尤其是尾联,叫人无奈的逝水年华,真让人惆怅不已。

其实在唐诗里,吟咏小雪节气的诗歌并不是很多,这是因为小雪节气是反映气温与降水变化趋势的节气,并不是表示这个节气的雪量很小,节气“小雪”与天气中的“小雪”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加上唐朝的气候相对比较温暖,这就使得吟咏小雪节气的诗歌显得弥足珍贵。元稹的《二十四气诗》写小雪:“莫怪虹无影,如今小雪时。阴阳依上下,寒暑喜分离。满月光天汉,长风响树枝。横琴对绿醕,犹自敛愁眉。”这首诗实际上是节气科普

作品,诗人在颈联中强调的是早冬的冷美,并没有涉及到雪,这可以证明小雪时节的唐朝中原地区,下雪也不是常态。

晚年在福建漳州做官的张登写下了《小雪日戏题绝句》:“甲子徒推小雪天,刺梧犹绿槿花然。融和长养无时歇,却是炎洲雨露偏。”历书上明明写着小雪节气已到,可这里的刺桐依然郁郁葱葱,木槿花依然傲然绽放,地处东南地区的漳州,一年四季连霜都少见,更何况雪?

唐朝诗人戴叔伦的《小雪》,虽然不能断定是写小雪节气的“小雪”,不过也写得颇为生动:“愁人正在书窗下,一片飞来一片寒。”这虽然说的是窗前冬意,却与宋代诗人叶采描写的暮春窗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诗云:“双双瓦雀行书案,点点杨花入砚池。”除去诗人淡淡的愁思,雪花与杨花同样在唱着季节之歌,呈现着时令之美。

宋诗迥乎不同,小雪节气遇见雪的机会屡见不鲜。且看杨万里的《醉眠夜闻霜风甚紧,起坐达旦二首》,诗中写道:“雪花旋

落旋成融,横作清霜阵阵风。一夜急吹君会否?妒他残叶恋丹枫。”这首诗将小雪和初雪写得极为生动,不是所有的雪花都会变成白雪平铺在地上,尤其是初冬的雪,它的生命极其短暂,就在云端和地面的长度里。

陆文圭的《十月下旬骤寒小雪》则云:“朔风翻屋浪喧包,泼墨浓阴扫不开。天下撒来云母粉,人间唤作豆豉灰。细民共喜宜新麦,老子先须探早梅。为怕玉容禁不得,数枝和注折将来。”这是宋朝农历十月下旬的寒潮,应对的正是小雪时节。诗中描述的细雪对农民是有好处的,他们的冬小麦正需要降雪杀灭虫害,滋养土地。司马槭的《江干小雪》更是把江南的初冬江湖劳作,写得让人好生羡慕:“枫落吴江小雪天,三三两两捕鱼船。蹇驴瘦马何方客,眼看风波不著鞭。”

清代郑燮的《咏雪》写道:“一片两片三四片,五六七八九十片。千片万片无数片,飞入梅花都不见。”天渐寒,愿诸君在小雪节气里,依然不要忘记拥抱生活、感受生活之美。

邂逅那片花海

遇到那片马鞭草之前,我从来没有被什么花如此地移了意志、夺了魂魄,我迫切期待与它再次相逢。

淡紫色的小花,精致如风中摇曳的仙子。一片紫气环绕的花海吸引了我,仿佛一瞬间就被花的纤手点了穴、泼了蜜、灌了酒。我在花中坠落。那让我怦然心动的景色,的确猛触了我的心。

显然,脑海里的词汇已经穷尽枯竭。我怔怔地看着大片大片盛放的花海,越看越疑惑,想必这些花儿是繁星变的吧?“细细青青独自生,浅深淡淡自分明。画师若把金针指,八彩龙文更可惊。”早有南宋的高僧诗人生动地描写过马鞭草。

花间有游人兴致盎然地拍着照片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,在花径小路上奔跑,他在忙着追赶一只大大的蝴蝶,开心的模样感染着周围的游人。祖母在男孩身后气喘吁吁地追赶,微笑的脸庞早被马鞭草染了颜色。一名摄影师专心致志地调整着镜头焦距,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,全部拍进了镜头里。

我所熟悉的文友中,有位从事园林绿化工作。看他在闲暇时拍了许多花草,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他把生活的点滴感悟倾注于笔端——“怀念马鞭草的下落,那还远远不够,青草已经高过了寂静的河床”“故乡的肩上,扛着炊烟和蝉鸣”“你眉底的笑意,翩若轻盈的蝴蝶,落在我颤抖的心尖”……

漫步花海,不能忘记身边这些创造美的园丁们。是他们常年躬身于泥土之中,用布满老茧的双手,勾勒出城市的巨幅美景。与土地相近的肤色里,有岁月犁出的皱褶,一处处生机盎然的景物,是他们用心写就的美好诗篇。

马鞭草的花语是:正义,期待。千万朵小花合起来,是大地写给我们的一篇洋洋洒洒的散文,每一个阅读者在字里行间里,都会赫然发现一个最初的自我。那最初的模样里有着盈盈的水眸,有着充满希望的初心,有着无限梦想。我想,此刻,这一片梦幻般的紫,启发我的远不止这些,它还教会了我要爱自己生命的饱满,爱这万紫千红的人间,爱身边那些默默无闻创造美的劳动者……再把这些人间的小暖,全部收藏于心。

我在心里答应着这片花海,相约来年再赴一场盛宴。它们不与旁花争宠,只在自己的节奏里浓烈。人生不也是如此?不必羡慕别人的背影,而是在自己的心田里努力耕耘成长,完成自己独特的生命诗章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